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一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

且說姜鏜把守宮門。他派人到接官廳上，打聽有何人出去。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就只二鼓之半，智統轄送出陸魯二人去未回。」姜鏜心內思忖道：「當初投誠時，原是歐陽春智化一同來的，為何他們做此勾當，他也在其內呢？事有可疑。」正在思忖，忽有人報道：「智統轄回來了。」姜鏜聽了，不分好歹，手提三截棍迎了上來；智化剛上臺階，不容分說，「嘩啷」的一聲，他就是一棍。智爺連忙將身閃開。剛剛躲過，尚未立穩，姜鏜的棍梢落地也不抽回，順勢橫著一掃。智化騰開右腳。這左腳。略慢了些，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。這一棍錯過。若非智爺靈便，幾乎喪了性命。智化連聲嚷道：「姜賢弟，不要動手！我是報緊急軍情。」姜鏜聽了「軍情」二字，方將三截棍收住，道：「報何軍情？快說。」智化道：「此事機密，須要面見夫人，方好說得。」姜鏜聽說要見夫人，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。他這才把棍放下，過來拉著智化，道：「可是大王有了信息了麼？」智化道：「正是。為何賢弟見面就是一棍？幸虧是我，若是別人，豈不登時斃於棍下？」姜鏜道：「我只道大哥也是他們一黨，不料是個好人，怨小弟鹵莽。莫怪，莫怪。可打著那裡了？」智化道：「無妨，幸喜不重。快見夫人要緊。」二人開了宮門，來至後面。姜鏜先進去通報。姜夫人正在思念兒女落淚，自己橫了心，要懸樑自縊。聽說智化求見，必是丈夫有了信息，連忙請進，以叔嫂之禮相見。智化到了此時，不肯隱瞞，便將始末原由據實說出：「原為大哥是個豪傑，惟恐一身淹埋污了美名，因此特特定計救大哥，脫離了苦海，全是一番好意，並無陷害之心。倘有欺負，負了結拜，天地不容！請嫂嫂放心。」姜夫人道：「請問叔叔，此時我丈夫是在何處？」智化道：「現在陳起望，所有眾相好全在那裡。務要大哥早早回頭，方不負我等一番苦心。」姜夫人聽了如夢方醒，卻又後悔起來，不該打發兒女起身，便對智化道：「叔叔，是嫂嫂一時不明，已將你姪兒姪女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帶往逃生了。」智化聽了，急的跌足，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這全是我智化失於檢點。我若早給嫂嫂送信，如何會有這些事？請問嫂嫂，可知武家兄弟領姪兒姪女往何方去了呢？」姜夫人道：「他們是出後寨門，由後山去的。」智化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將他等追趕回來。」便對姜鏜道：「賢弟送我出寨。」站起身來，一癩一點，別了姜氏，一直到了後寨門，又囑咐姜鏜：「好好照看嫂嫂。」

好智化，真是為朋友盡心，不辭勞苦，出了後寨門，竟奔後山而來。走了五六里之遙，並不見個人影，只急的抓耳撓腮。猛聽的有小孩子說話道：「伯南哥，你我往那裡去呢？」又聽有人答道：「公子不要著急害怕。這溝是通著水路的，待我歇息歇息再走。」智化聽的真切，順著聲音找去，原來是個山溝，音出於下，連忙問道：「下面可是公子鍾麟麼？」只聽有人應道：「正是。上面卻是何人？」智化應道：「我是智化，特來尋找你等。為何落在山溝之內？」鍾麟道：「上面可是智叔父麼？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緊。」智化道：「你姐姐往何處去了？」又聽應道：「小人武伯南背著公子，武伯北保護小姐。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，欲害公子小姐。我痛加譴責。不料正走之間，他說溝內有人說話，彷彿大王聲音。是我探身觀視，他卻將我主僕推落溝中，驅著馬往西去了。」智化問道：「你主僕可曾跌傷沒有？」武伯南道：「幸虧蒼天憐念。這溝中腐草敗葉極厚，棉軟非常，我主僕毫無損傷。」鍾麟又說道：「智叔父不必多問了，快些搭救我姐姐去吧。」

智爺此時把腳疼付於度外，急急向西而去。又走三五里，迎頭遇見二人採藥的，從那邊憤恨而來。智化向前執手，問道：「二位因何不平？」採藥的人道：「實實可惡！方才見那邊有一人將馬拴在樹上，卻用鞭子狠狠的打那女子。是我二人勸阻。他不但不依，反要拔刀殺那女子。天下竟有這樣狠毒人，豈有此理！」智化連忙問道：「現在那裡？待我前去。」採藥的人聽了甚喜，道：「我二人情願導引。相離不遠，快走快走。」智化手無利刃，隨路揀了幾塊石頭拿著。只聽採藥人道：「那邊不是麼？」智化用目力留神，卻見武伯北手執刀在那裡威嚇亞男，不由的殺人心陡起。趕行幾步，來的切近，將手一揚，喊了一聲。武伯北剛要扭頭，「啪」的一聲，這塊石頭不歪不偏，正打在臉上。武伯北「哎喲」一聲，往後便倒。智化趕上一步，奪過刀來，連搥了幾下。採藥人在旁看見，是個便宜，二人抽出藥鋤，就幫著一陣好刨。

智化連忙扶起亞男，叫道：「姪女甦醒，甦醒。」半晌，亞男方哭了出來。智爺這才放心了，便問伯北毒打為何。亞男道：「他要叫我認他為父親，前去進獻襄陽王。姪女一聞此言，剛要嗔責，他便打起來了。除了頭臉，已無完膚。姪女擠著一死，再也不應，他便拔刀要殺。不想叔父趕到救了性命。姪女好不苦也！」說罷，又哭。智化勸慰多時，便問：「姪女還可以乘馬不能呢？」亞男說道：「請問叔父，往那裡去？」智化道：「往陳起望去。」即便將大家為勸諫你父親，今日此舉，都是計策的話說了。亞男聽見爹爹有了下落，便道：「姪女方才將生死付於度外，何況身子疼痛，沒甚要緊。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，此時頗可掙扎騎馬。」採藥人聽了，在旁贊歎稱羨不已。

智化將亞男慢慢扶在馬上，便問採藥二人道：「你二人意欲何往？」採藥人道：「我等雖則採藥為生，如今見這姑娘受苦楚，心實不忍，情願幫著爺上送到陳起望，心裡方覺安貼。」智爺點頭，暗道：「山野之處竟有這樣好人。」連忙說道：「有勞二位了。但不知從何方而去？」採藥人道：「這山中僻徑，我們卻是曉得的。爺上放心，有我二人呢。」智爺牽住馬，拉著嚼環，慢慢步履，跟著採藥人，彎彎曲曲，下下高高，走了多少路程，方到陳起望。智爺將亞男抱下馬來，取出兩錠銀來，謝了採藥人。兩個感謝不盡，歡歡喜喜而去。智爺來到莊中，暗暗叫莊丁請出陸彬，囑將亞男帶到後面，與魯氏鳳仙秋葵相見，等找著鍾麟時，再叫他姊弟與鍾太保相會。慢慢再表。

且說武伯南在溝內歇息了歇息，背上公子，順溝行去。好容易出了山溝，已然力盡筋疲。耐過了小溪橋，見有一隻小船上，有二人捕魚。一輪明月，照徹光華，連忙呼喚，要到神樹崗。船家擺過舟來。船家一眼看見鍾麟，好生歡喜，也不計較船資，便叫他主僕上船。偏偏鍾麟覺得腹中饑餓，要吃點心。船家便拿出個乾饅首。鍾麟接過，啃了半天，方咬下一塊來。不吃是餓；吃吧，咬不動。眼淚汪汪，囫圇吞的咽了一口，噎的半晌還不過氣來。武伯南在旁觀瞧，好生難受，卻又沒法。只見鍾麟將饅首一擲，嘴兒一咧。武伯南只當他要哭，連忙站起。剛要趕過來，冷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撥，武伯南站立不穩，「撲通」一聲落下水去。船家急急將篙撐開，奔到停泊之處，一人抱起鍾麟，一人前去扣門，只見裡面出來一個婦人，將他二人接進，仍把雙扉緊閉。

你道此家是誰？原來船上二人：一人姓懷名寶，一人姓殷名顯。這殷顯孤身一口，並無家小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卻與懷寶脾氣相合。往往二人搭幫賺人，設局誑騙。弄了錢來，也不幹些正經事體，不過是胡掄混鬧，不三不二的花了。其中懷寶又有個毛病，處處愛打個小算盤，每逢弄了錢來，他總要繞著彎子，多使個三□五□一百八□的。偏偏殷顯又是個馬馬虎虎的人，這些小算盤上全不理會，因此二人甚是相好，他們也就拜了把子了。懷寶是兄，殷顯是弟。這懷寶卻有個女人陶氏，就在這小西橋西北娃娃谷居住。自從結拜之後，懷寶便將殷顯讓到家中，拜了嫂嫂，見了叔叔。懷陶氏見殷顯為人雖是謊詐，幸銀錢上不甚慳吝，他就獻出百般懇懇的愚哄。不多幾日工夫，就把個殷顯掛搭上了。三個人便一心一計的過起日子來了。

可巧的這夜捕魚，遇見倒運的武伯南背了鍾麟，坐在他們船上。殷顯見了鍾麟，眼中冒火，直彷彿見了元寶一般，暗暗與懷寶遞了暗號。先用饅頭迷了鍾麟，順手將武伯南撥下水去，急急趕到家中。懷陶氏迎一接進去，先用涼水灌了鍾麟，然後擺上酒肴。懷寶殷顯對坐，懷陶氏打橫兒，三人慢慢消飲家中隨便現成的酒席。

不多時，鍾麟醒來，睜眼看見男女三人在那裡飲酒，連忙起來，問道：「我伯南哥在那裡？」殷顯道：「給你買點心去了。你姓什麼？」鍾麟道：「我姓鍾，名叫鍾麟。」懷寶道：「你在哪裡住？」鍾麟道：「我在軍山居住。」

殷顯聽了，登時嚇的面目焦黃，暗暗與懷寶送目。叫陶氏哄著鍾麟吃飲食，兩個人來至外間。殷顯悄悄的道：「大哥，可不好了。你才聽見了他姓鍾，在軍山居住。不消說了，這必是山大王鍾雄兒郎，多半是被那人拐帶出來，故此他貪夜逃走。」懷寶道：「賢弟你害怕做什麼？這是老虎嘴裡落下來，叫狼吃了。咱們得了個狼葬兒，豈不是大便宜呢？明日你我將他好好送入水寨，就說

黃夜捕魚，遇見歹人背出世子，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。那人急了，跳在河內，不知去向。因此我二人特特將世子送來。難道不是一件奇功？豈不得一分重賞？」殷顯搖頭，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他那山賊形景，翻臉無情。倘若他合咱們要那拐帶之人，咱們往何處去找呢？那時無人，他再說是咱們拐帶的，只怕有性命之憂。依我說個主意，與其等鑄鐘，莫若打現鐘。現成的手到拿銀子，何不就把他背到襄陽王那裡。這樣一個銀娃娃的孩子，還怕賣不出一二百銀子麼？就是他賞，也賞不了這些。」懷寶道：「賢弟的主意，甚是有理。」殷顯道：「可有一宗，咱們此處卻離軍山甚近。若要上襄陽，必須要趁這夜靜就起身，省得白日招人眼目。」懷寶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就走。」便將陶氏叫出，一一告訴明白。

陶氏聽說賣娃娃，雖則歡喜，無奈他二人都去，卻又不樂，便悄悄兒的將殷顯拉了一把。殷顯會意，立刻攢眉擠眼，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肚子疼的很。這可怎麼好？」懷寶道：「既是賢弟肚腹疼痛，我背了娃娃先走。賢弟且歇息，等明日慢慢再去。咱們在襄陽會齊兒。」殷顯故意哼哼道：「既如此，大哥多辛苦辛苦呢。」懷寶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大家飯大家吃。」說罷，進了屋裡，對鍾麟道：「走呀，咱們找伯南哥去。怎麼他一去就不來了呢？」轉身將鍾麟背起，陶氏跟隨在後，送出門外去了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